

Lexical Forms of "Saliva" and "Spittle" in Chinese Dialects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10-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297/39286

汉语方言中的“口水”和“唾沫”

徐建*
岩田礼

摘要 北方方言唾沫、口水词形有别。北方方言“唾沫”义从先秦至今都使用“唾”系词形，“口水”义诸词形中“涎”系最古老，“滌”系次之，“颌”系再次之，“口水”系、“嘴水”系都是晚起的形式，“口水”系可能起源于江淮地区。南方方言唾沫、口水不分。最古老的词形是“涎”系，其次是“滌”系，“澜”系、“痰”系、“馋”系由“涎”系演变而来。

关键词 口水 唾沫 南北对立 ABA 分布

1. “口水”和“唾沫”的条目

《现代汉语词典》：“口水，（名）唾液的通称：流~。”“唾沫，（名）唾液的通称。”“唾液，（名）口腔中分泌的液体，作用是使口腔湿润，使食物变软容易咽下，还能分解淀粉，有部分消化作用。通称唾沫或口水。”据《现代汉语词典》，“口水”和“唾沫”通称无别。但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口水”和“唾沫”是不同的。“口水”是口腔分泌的无色、透明、稍粘稠的液体。“唾沫”是口腔分泌的白色、沫状的液体。另外，据本文的研究，北方方言“口水”和“唾沫”词形迥异（见 4.1、4.2），也说明“口水”、“唾沫”是有区别的。因此，本文将“口水”、“唾沫”分列两个条目，分别考察“口水”义、“唾沫”义词形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布及历史演变。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 2011 级博士研究生（男，1982 年生，安徽太湖人）。2013 年 6 月至 8 月之间曾在金泽大学进修两个月。

本文所载三幅地图均使用“PHD”系统绘制。“PHD”系统及方言点语料等相关信息见 Hayashi (2009)。

2. “口水”义词形的分类与分布特征：地图 1

2.1 “口水”义词形的分类

汉语方言中，“口水”义词形结构通常为：“口水”、“口+X”、“X+水”或“口+X+水”、“X+口水”。我们按“X”今读声母的差异将“口水”义词形分为 10 系。各系之间常常会存在混淆形式（即由不同形式的冲突产生的合成词），我们将混淆形式作为其中一系的一类列出。

A. “z-/s-/ç-”系：涎(平声)，如武汉[_ççiən]

通常写作“涎”、“馋”、“灑”、“谗”等，取“涎”为代表字。含“涎”的词形及变化形式非常丰富，可以分为三类。

A-1 “涎+t^(h)-”：涎唾，如义乌[_çza t^hu] *^(h)表示可有可无（下同）。

本类是 A 系和 I 系的混淆形式，我们将其归入 A 系，I 系不重复出现，下同。具体词形有：涎唾、涎吐、涎唾水、涎吐水、涎唾子等，以“涎唾”为代表。

A-2 “s-/ç-+涎”：斜涎，如唐山[_ççiε ççiæn]

词形有：涎涎、斜涎、邪涎、斜斜、邪邪、协协等，以“斜涎”为代表。

A-3 “l-+涎”：咧涎，如沂水[_çliə siã]

词形有：咧涎、咧泄、冽泄、咧咧、冽冽等，以“咧涎”为代表。

A-4 其他：涎、口涎、涎水、口涎水、舌涎等

B. “dz^(h)-/ts^(h)-”系：馋(平声)，如长沙[_çtsan]

通常写作“馋”、“灑”、“谗”、“残”、“涎”等，取“馋”为代表字。含“馋”的词形有：馋、口馋、馋澜、馋水、口馋水、嘴馋水、口水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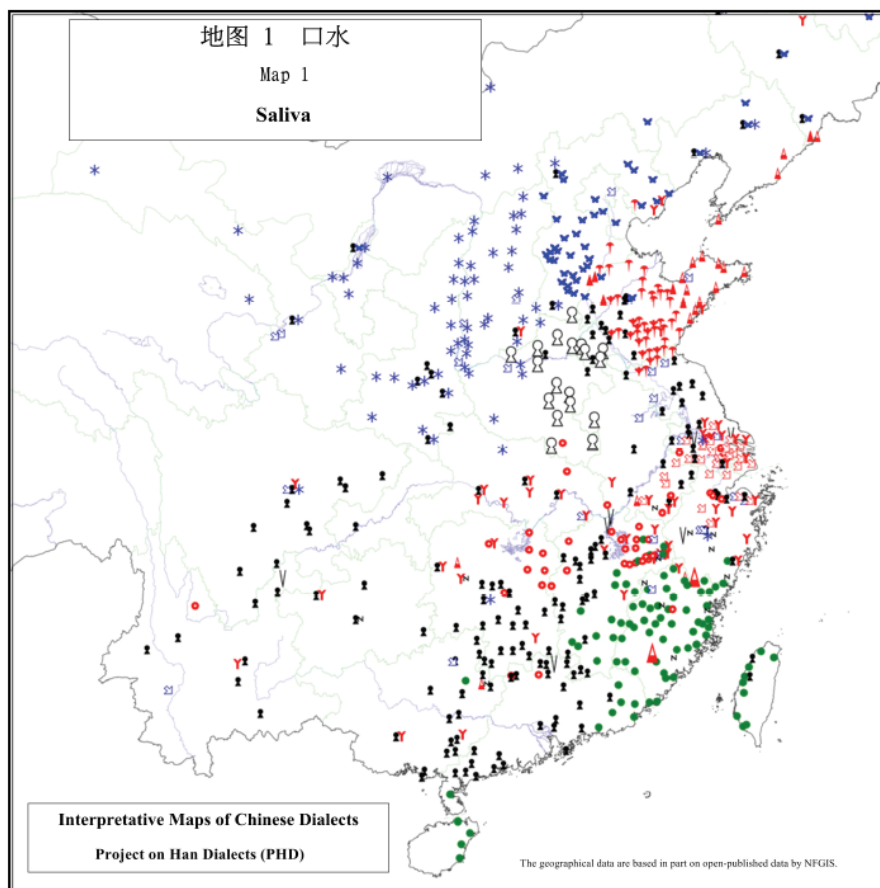
C. “d-/t^(h)-”（鼻尾）系：痰，如星子[_çdan]

词形有：痰、口痰、涎痰、痰吐、痰唾、灑唾，取“痰”为代表字。

D. “tʃ^h-/tʃ^h-/ts^h-/tʃ^h-”（ɿ, ʅ, i 韵母）系：齧(平声)，如大连[_çtʃ^hɿ·ʃuəi]

通常写作“齧”、“吃”、“痴”，取“齧”为代表字。本系可分三类。

汉语方言中的“口水”和“唾沫”



A. "z-/s-/ç-"系:涎(平声)

- ∩ A-1 "涎+t^(h)-" : 涎唾 [zæ t^hu][zæ t^hu]
- ↑ A-2 "s-/ç- + 涎" : 斜涎 [çiəçiæn]
- ✦ A-3 "l- + 涎" : 咧涎 [liəçiæn][liə siə] etc.
- Y A-4 其他: 涎 [sai], 馋 [zɛ]

B. "dz^(h)-/ts^(h)-"系:馋(平声)

- "dz^(h)-/ts^(h)-"系: 馋 [ts^han][dzan]

C. "d-/t^(h)-"(鼻尾)系:痰(平声)

- ∨ "d-/t^(h)-"(鼻尾)系: 痰 [dan], 痰唾 [tæ t^hu]

D. "g^h-/tʂ^h-/ts^h-/tʂ^h-"(ɤ, i韵母)系:熬(平声)

- ▲ D-1 熬拉 [tʂ^hla]
- ▲ D-2 熬潮
- ▲ D-3 其他: 熬水 [tʂ^hi sui], 痴水 [tʂ^h sui]

E. "l-/n-"系:澜(平声)

- "l-/n-"系: 澜 [lan][lan][lən][nua]

F. "x-"系:颌,哈(平声)

- ✦ F-1 "x- + l-" : 哈拉水 [xa laʂei]
- ✦ F-2 "x- + 水" : 颌水 [xan sui]

G. "口水"系

- ☐ 口水 [k^houʂuei][k^həʂy][həu sui]

H. "嘴水"系

- ☐ 嘴水 [tsuei suei]

I. "t^(h)-"(开尾)系:唾

- ∩ "t^(h)-"(开尾)系: 唾沫 [t^huə mə], 唾沫 [t^hu mo⁶]

J. 其他

- ∩ J. 其他: ☐ [xəi], 鼻涕, 下巴水 etc.

D-1 熬拉，如济南[_ctɕ^h·la·la]

词形有：熬拉、熬拉拉、吃拉、吃拉拉、毗拉拉、拉拉吃水。

D-2 澜熬，如漳平[²nuã²·si¹tsui]

本类是 D 系和 E 系的混淆形式。词形有：熬澜、熬澜水。

D-3 其他：熬、熬水、痴水、吃水、口熬、熬沫、熬熬水、熬水儿、熬水豆角儿。

E. “l-/n-”系：澜(平声)，如厦门[luã]

通常写作“澜”、“瀾”、“{口闌}”[_clan]、“嚙”、“瀲”、“漈”等，取“澜”为代表字。含“澜”的词形有：澜、口澜、喙澜、澜水、口澜水、馋澜、熬澜。“馋澜”、“熬澜”分别为 E 系与 B 系、D 系的混淆形式。

F. “x-”系：颌，哈(平声)，如天水[_cxan¹suei]

本系词形及其变化形式比较丰富，本文认为写作“哈、和、喝、颌、含、汉”等的形式均来自“颌”。此大类可分两小类。

F-1 “x-+l-”：哈拉水，如张家口[_cxa·la¹ʃuər]

首音节为“x-”声母，后一音节为“l-”声母。通常写作：哈拉水、哈啦啦、哈拉儿、哈喇子、酣拉子、含啦水、汗拉、汉拉拉、颌拉水、颌拉拉、颌拉子、喝拉拉、和拉拉、和拉子、颌拉子、颌拉水、水啦啦、口拉拉、花拉拉、水拉拉子，以“哈拉水”为代表。“拉拉”、“喇喇”虽然首音节声母不是“x-”，但属于这一类的变化形式，也归入此类。

F-2 “x-+水”：颌水，如汉中[_cxan¹suei]

在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方言（包括一部分山西和河南的方言）中，“涎水”的“涎”记作[xa]或[xan]，如陕西户县说“涎水”[_cxa¹suei]、甘肃兰州说“涎水”[_cxan¹·fei]，陕西汉中说“涎口水”[¹xan¹·suei]，本文把这些词形归入“x-”系。本小类词形包括：颌水、憨水、憨口水、酣水、涎水、哈水、哈巴口水等。

G. “口水”系：口水，如南京[^hkəu¹ʃuəi]

“口水”是最主要的形式，其他的词形有：口水子、口水儿、口里水、口流水、口娄水、口令水、清口水、青口水、梦口水、扯口水、口拉水等。

H. “嘴水”系：嘴水，如郑州[¹tsuei¹ʃuei]

汉语方言中的“口水”和“唾沫”

最主要的词形是“嘴水”。

I. “t^h-”（开尾）系：唾，如阳新[t^ho³·mo]

词形有：唾、唾沫、口唾水、烂唾水、弥唾、清亚唾、唾液、吐沫、吐沫子等，取“唾”为代表字。

J. 其他

出现频率低于2次的词形归入该类，有：□[xɔi²]（光泽）、□水[ɿp^ha ɿy]（罗源畲语）、□水[p^hoŋ₂ ɿeyei]（顺昌畲语）、□水[ɿp^hui ɿey]（苍南畲语）、□□水[ɿp^hai ɿlai ɿey]（龙游、丽水畲语）、鼻涕（黟县宏村）、鼻涕生流（屯溪市，黟县上九都）、喉咙水（铅山太源）、喙水（安溪）、颈水（钟山）、利巴子（贵阳市）、清水（溱浦）、下巴水（永康）。

2.2 “口水”义的词形分布特征及各词形之间的关系

① A“涎”系在北方集中分布于山东、河北，在南方分布于长江沿线。“涎”在北方和南方地域上的联系被“口水”系、“嘴水”系冲断，地图上呈现出“ABA”的分布格局。相对于“口水”系、“嘴水”系而言，“涎”系是古老形式。“涎”系内部的形式非常丰富。A-1“涎唾”是A“涎”系与I“唾”系的混淆形式。A-2“斜涎”的最初形式是“涎”；单音节重叠后演变为“涎涎”，如：博兴县[ɿsiə·siə]；人们理据化为“斜涎”以表现口水从嘴角流出后的情态，如：莒南县[ɿsiə·siã]；后字“涎”韵尾弱化后，演变为“斜斜”，如：诸城市[ɿciə·ciə]。A-3的最初形式也是“涎”，人们理据化为“咧涎”以表现咧嘴角口水流出的情态，后字“涎”韵尾弱化，变为“咧泄”，如：沂水县[ɿliə siã]、[ɿliə siə]两说，可能正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然后发展成“咧咧”，如：新泰县[ɿliə·liə]。

② B“馋”系、C“痰”系主要分布于长江沿岸地区，与A“涎”系呈交错分布状态。“馋”、“涎”、“痰”三系语音形式相近，差别在于声母和介音。B“馋”系的最初的形式可能是“涎”，后来人们理据化为“馋”以表现嘴馋流口水的情态。C“痰”系也是后起的，最初的形式很可能是“涎”或“馋”，因为受到表“痰”义的“痰”的类音牵引，“涎”或“馋”演变为“痰”。

③ D“潌”系在北方主要分布于山东省东部、河北省部分地区以及东北部分地区，在南方零散分布于皖南（石台）、浙南（庆元）、湖南（沅陵）、福建（漳平）、

广西（钟山）。相对于“口水”系、“嘴水”系而言，“熬”系是古老形式。方言区的人们不明“熬”的本字，用“吃”、“痴”等生动形式代替“熬”，产生了“吃水”、“痴水”等形式。D“熬”系和 A“涎”系在北方邻接分布，在南方交叉分布。二者谁更古老从地图上无法得出明确的答案。“涎”原写作“{讠欠}”。《说文》：“{讠欠}，慕欲口液也。”《玉篇》：“{讠欠}，亦作涎。”《汉语大字典》列出“{讠欠}”最古老的字形是秦公缚上的金文。《古文字诂林》引于省吾、张政烺、姚孝遂的考证表明“{讠欠}”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可见“{讠欠}”在殷周时期就有了口水之义。《说文》：“熬，顺流也，一曰水名。”据《汉语大字典》，“熬”直到《国语·郑语》中才开始表示鱼、龙类的唾沫。《国语·郑语》：“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熬而藏之，吉。”韦昭注：“熬，龙所吐沫，龙之精气也。”一般认为，《国语》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熬”由“唾沫”义再转指“口水”义，那更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了。可见，表“口水”义的“熬”系形式晚于“涎”系。

④ E“澜”系集中分布于福建省、粤东、粤北、赣南、浙西南、海南、台湾。从方言区的角度看，“澜”系主要见于闽语和客家话。因为“澜”系既见于福建闽语，还分布于海南闽语，说明闽人迁入海南之前，“澜”表示口水的用法已经存在。据刘新中（2007：7），海南闽语的形成年代不晚于宋，因此“澜”表示口水亦不晚于宋。

⑤ F“颌”系分两类。F-1“哈拉水”和 F-2“其他”类大致沿太行山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格局。“哈拉水”类分布于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以及东北地区，“其他”类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陕西。我们认为这两类的最初形式是“颌水”。“颌水”属于有缘形式，“颌”指下巴，“颌水”生动地表现了“口水”流到下巴时的情态；后来，“颌”韵尾弱化，产生了“哈水”；因为“口水”从嘴角流出时像受到某种东西的拉拽一样，人们进一步理据化为“哈拉水”；后来又发展为“哈拉子”、“哈拉拉”、“花啦啦”等形式。

⑥ G“口水”是标准语的形式。在地图上，除了山西、陕西以及“澜”系分布的区域外都有分布，分布最密集的是苏北和西南地区。这种分布形状可以认为是一种“长江型”分布（岩田 2009：15，曹志耘 2011：15-16）。我们据此认为，“口水”起源于江淮地区，然后向南方、北方扩散。向北扩散止步于黄河，在

山西、陕西等地受到固有形式“颚”系的阻挡没有侵入，在山东西部、中部受到“涎”系、“熬”系等固有形式的阻挡没有侵入。向南扩散的结果是：在西南地区“口水”取代“涎”系、“馋”系、“痰”系等固有形式，呈密集分布的状态；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口水”、“涎”系、“馋”系、“痰”系新旧词形并存的局面；在赣南、粤东、粤北、福建等地受到当地固有形式“澜”系的阻挡没有侵入。

⑦ H“口水”系主要分布于河南省及其毗邻的狭小范围，并且处于“口水”系的包围之中。我们据此认为，“口水”来自“口水”，是同义词代替所致，也与“嘴”义词形由“口”变为“嘴”有关。

⑧ I“唾”系主要分布于浙江省、江苏省南部，与“涎”构成联合式结构，另外，“唾”系还零散分布于山西、陕西、河北、甘肃部分区域。

综上观之，“口水”义的众多词形中，“涎”系是最古老的，后来某些方言出现了“熬”系形式。南方方言发生了由“涎”系到“馋”系、“痰”系的演变；“澜”系与“涎”系呈邻接分布，“澜”可能与“涎”同源，“澜”系可能也属于“涎”系的派生形式；“颚”系只见于北方方言，属于有缘形式，其产生的年代估计不会太早；“口水”系起源于江淮，后来扩散到南方、北方，“口水”系只见于河南及其毗邻地区，是在“口水”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形成的。

3. “唾沫”义的词形分类与分布特征：地图 2

3.1 “唾沫”义的词形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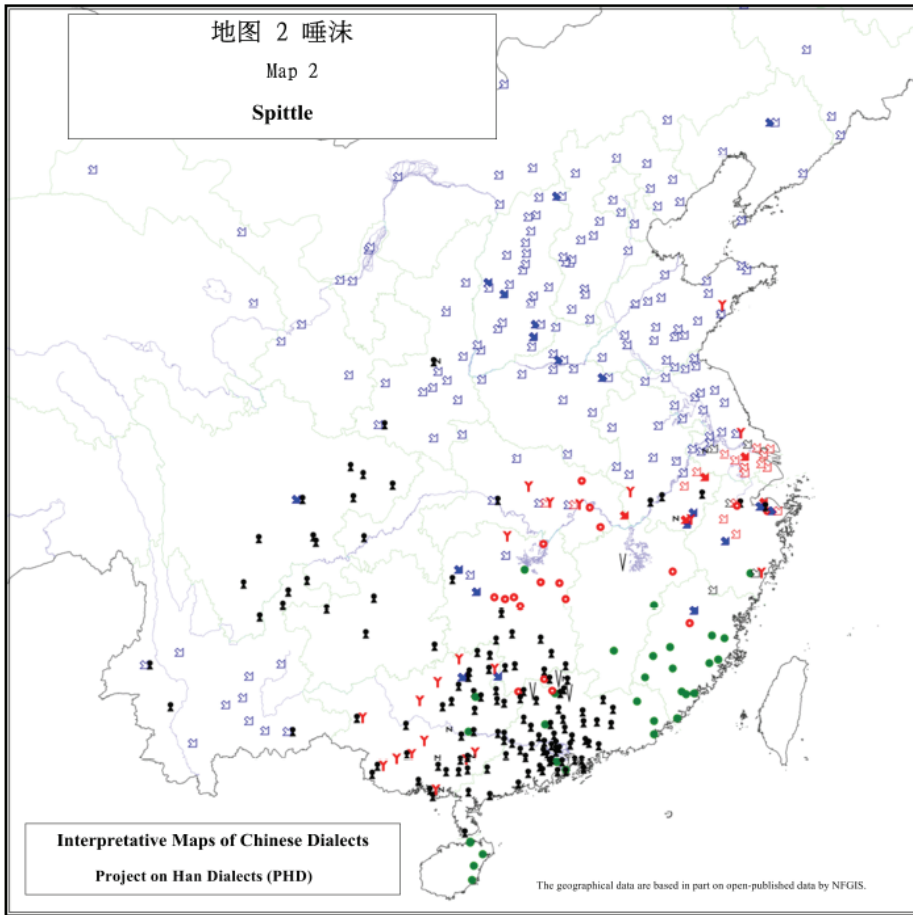
北方方言中普遍使用“唾沫”类，南方方言“唾沫”义的各种词形与“口水”义相同，因此，本文对“唾沫”义的词形分类原则与“口水”义一致。

A. “z-/s-/ʃ-/ç-”系：涎，如崇左[_ɛʃan]

通常写作“涎”、“馋”、“灏”、“谗”等，取“涎”为代表字。本系可分两类。

A-1 涎+“t^(h)-”：涎唾，如吴江[_ɛzE t^həu³]

本类词形有：涎唾、涎吐、涎唾水、涎吐水、涎唾子、涎唾星、涎沫、唾涎沫等。本类是 A 系和 E 系的混淆形式。



A. "z-/s-/ʃ-/ç-" 系 : 涎

☞ A-1 "涎 + t^(h)-": 涎唾 [zɛ t^həu], 馋唾 [zɛ t^hu]

Y A-2 其他 : 涎 [çiɛn], 涎水 [çiɛn suei] etc.

B. "dz-/ts^(h)-" 系 : 馋

★ B-1 "馋 + t^(h)-": 馋唾 [dze t^hɿu]

● B-2 其他 : 馋 [dzan][tsan], 馋水 [ts^hoʃy] etc.

C. "d-/t^(h)-" (鼻尾) 系 : 痰

☞ C-1 "痰 + t^(h)-": 痰唾 [tæ t^hu][da t^hai]

∨ C-2 其他 : 口痰 [k^hæi to][hɒu t^haŋ]

D. "l-/n-" 系 : 澜

● "l-/n-": 澜澜 [lan][nua], 澜水 [luaN tsui]

E. "t^(h)-" (开尾) 系 : 唾

☞ E-1 "唾 + m-": 唾沫 [t^ho mə][t^hu məʔ]

★ E-2 其他 : 唾 [t^ho], 唾液 [t^huo ie]

F. 口水系

☞ 口水

G. 其他

N 其他 : 白波, 鼻涕, 漏水 etc.

汉语方言中的“口水”和“唾沫”

A-2 其他：白涎、清涎、涎澜、口涎、口涎水、涎水、涎涎、涎花儿。

B. “dz-/ts(h)-”（塞擦音）系：馋，如双峰[_ɛdzā]

通常写作“馋”、“灑”、“谗”、“涎”，取“馋”为代表字。本系分两类。

B-1 馋 + “t(h)-”：馋唾，如常熟[_ɛdzɛ t^hɣuʔ]

本类为 B 系与 E 系的混淆形式，具体词形有：馋唾、馋沫、吐谗。

B-2 其他：馋、馋口水、馋茶水、馋水、口馋、口水馋、口馋水。

C. “d-/t(h)-”（鼻尾）系：痰，如南昌[_ɛt^han]

通常写作“馋”、“痰”，取“痰”为代表字。本系分两类。

C-1 痰 + “t(h)-”：痰唾，如南通[_ɛt^hã t^huʔ]

本类为 C 系和 E 系的混淆形式，具体词形有：痰唾、痰唾星、痰唾水儿、痰吐、痰吐沫沫。

C-2 其他：痰、口痰，如连州土话[^ɛhau tɔŋ]

D. “l-/n-”系：澜，如莆田[^ɛnua]

通常写作：“澜”、“{口闌}”、“灑”、“瀾”、“囍”、“淪”，取“澜”为代表字。

E. “t(h)-”（开尾）系：唾，如长治[t^huoʔ]

通常写作“唾”、“吐”、“措”，取“唾”为代表字。

E-1 唾 + “m-”：唾沫，如西安[t^huoʔ · mo]

本类词形有：唾沫、沫唾、唾马、唾迷、唾泌、唾面、唾泔、唾沫儿、唾沫干儿、唾沫子、唾沫星子。

E-2 其他：唾、唾涕、唾星、唾液、唾水子、唾子、口唾、烂唾水、痞唾、亚唾。

F. 口水系：口水、口水波、口水泡、口水子、口里水、口流水儿。

G. 其他：白波、白泡、鼻涕、漏水、神水、星子。

3.2 “唾沫”义词形的分布特征

“唾沫”义词形呈南北对立分布，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使用 E-1 “唾沫”类，长江以南与“口水”义的词形基本一致。西南地区使用 F “口水”系；福建、粤北、粤东、赣南、海南使用 D “澜”系；长江流域使用 A “涎”系、B “馋”系、C “痰”系。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沿线不少方言点 A “涎”系、B “馋”

系、C“痰”系形式带上了“唾”的语素，这可能是北方的“唾”的形式渡过长江，侵入南方，与当地固有的“涎”系、“馋”系、“痰”系形式相互竞争的结果。

“唾”是古老形式。《说文》：“唾，口液也。”汉王充《论衡》：“与人谈言，口唾射人。”^①清朱方蔼《天香·龙涎乡》词：“沫拥层波，唾留平岛，初散半天云气。”^②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唾”就用来指“唾沫”，并且这种用法一直保留到今天的北方方言。

4. “唾沫-口水”说法的异同：地图 3

上文我们分别展示了“口水”义、“唾沫”义各种词形在汉语方言中的地理分布，下面我们综合上文两幅地图的信息，展示汉语方言中“唾沫-口水”说法异同的南北差异。

4.1 “唾沫-口水”说法异同的分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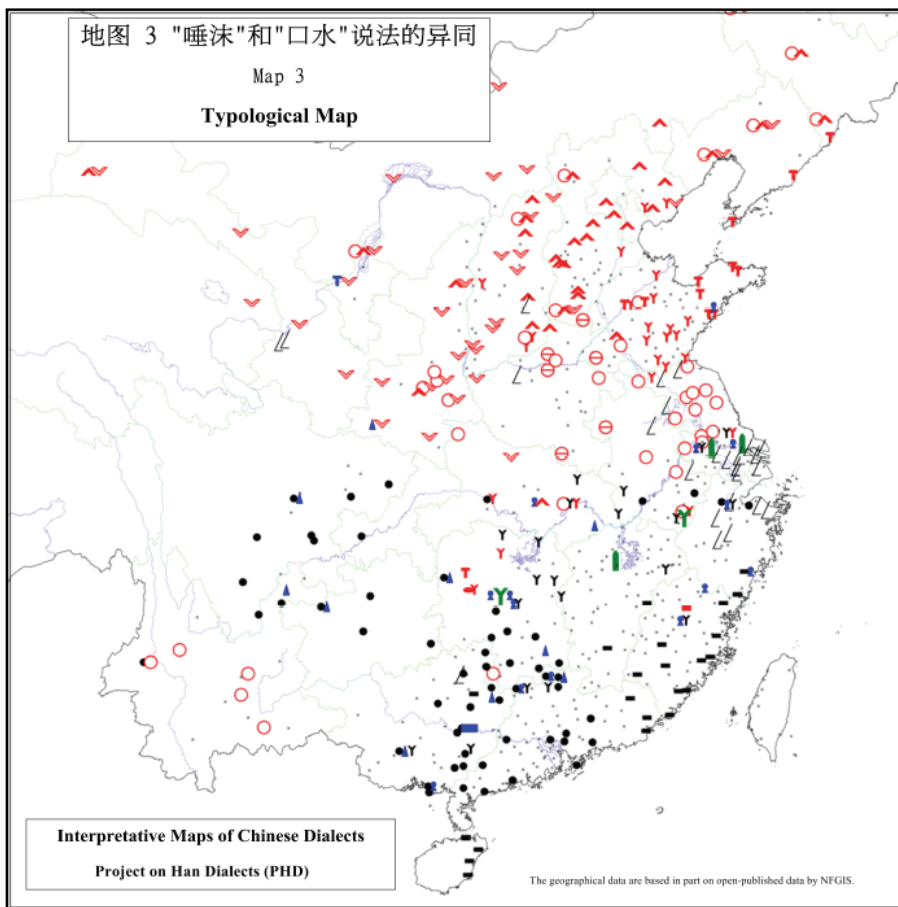
我们将汉语方言中“唾沫”和“口水”说法异同情况分为“无别”，“微殊”，“迥异”，“缺语料、无法对应”四大系。“无别”指的是“唾沫”义和“口水”义的词形完全一致，即不区分“唾沫”和“口水”；“微殊”指的是“唾沫”义和“口水”义的词形不完全一致，但二者存在演变关系，如：南通“唾沫”义使用 C-1“痰唾”类[_ct^hã t^hu^o]，“口水”义使用 A“涎”系[_csã]，我们认为“痰”系的最初形式是“涎”，“痰”系从“涎”系演变而来（见 2.2），因此，南通“唾沫”义和“口水”义词形二者存在演变关系，归入“微殊”系；“迥异”指“唾沫”义和“口水”义的词形完全不一致，并且二者不存在演变关系，如：西安“唾沫”义使用 E-1“唾沫”类[t^huo^o·mo]，“口水”义使用 F-2[_cxã·fei]；“缺语料，无法对应”指的是这些点的方言论著只收录“口水”，或只收录“唾沫”，两者缺一，无法进行比较。

C-10 类“其他的形式”有“口水”系、“澜”系、“熬”系、“唾”系、“颌”系，C-11 类“其他的形式”有“痰”系、“涎”系、“澜”系、“熬”系、“唾”系、“颌”系。

^① 例证取自《汉语大词典》（第三卷），第 9 页。

^② 例证取自《汉语大词典》（第三卷），第 384 页。

汉语方言中的“口水”和“唾沫”



A “唾沫 - 口水” 无别 No distinction

■ A-1 澜

Y A-2 涎 / 馋 / 痰

∠ A-3 涎唾 / 馋唾 / 唾

● A-4 口水

B “唾沫 - 口水” 微殊 Minor difference

Y B-1 馋 - 涎 / 痰

Y B-2 痰 - 涎 / 馋

C “唾沫 - 口水” 迥异 Major difference

■ C-1 唾 - 澜

Y C-2 唾 - 涎 / 馋 / 痰

T C-3 唾 - 藜

∠ C-4 唾 - 颌

▲ C-5 唾 - 哈拉

○ C-6 唾 - 口水

⊖ C-7 唾 - 嘴水

● C-8 唾 - 其他

■ C-9 澜 - 口水

⊕ C-10 涎 / 馋 / 痰 - 其他

▲ C-11 口水 / 嘴水 - 其他

T C-12 颌 - 唾

D 缺语料，无法对应 No relevant data

* 缺语料，无法对应

4.2 “唾沫-口水”说法异同的分布特征

大致而言，“唾沫-口水”说法的异同以长江为界呈南北对立分布。北方方言区分唾沫和口水，南方方言（云南地区除外）则不区分。北方方言唾沫、口水迥异，方言志等论著倾向于二词兼收，南方方言不区分唾沫、口水，方言志等论著只收其一。因此，“缺语料、无法对应”系在南方的分布密度远远高于北方方言。这种分布密度的差异也间接体现了“唾沫-口水”说法异同的南北对立。

这种南北对立分布格局的形成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在北方地区同义的“唾”和“涎”曾有过并存的时期，两者竞争，而竞争的结局是词义的分担（分工）。“唾”用来表示“唾沫”，“涎”用来表示“口水”。词义无别 > 有别。另一种可能性是，古老的南方方言也使用“唾”和“涎”，当时还有词义上的区别，而后来这种词义上的区别消失或模糊了。词义有别 > 无别。

5. 结语

北方方言普遍区分唾沫和口水，“唾沫”义使用“唾沫”系词形；“口水”义使用“齧”系、“涎”系、“颌”系、“口水”系、“嘴水”系等词形。南方方言则唾沫、口水不分。福建，海南、台湾、赣中、赣南以及其毗邻地区使用“澜”系；南方地区也有一些方言点使用“齧”系；长江流域区域使用“涎”系、“馋”系、“痰”系；西南地区普遍使用“口水”系。

“口水”义的众多词形中，“涎”系最古老，其次是“齧”系。南方方言发生了“涎”系向“澜”系、“馋”系、“痰”系的演变；“颌”系只见于北方，属于有缘形式，其产生的年代估计不会太早；“口水”系起源于江淮，然后分别向南方、北方扩散，“嘴水”系只见于北方，是在“口水”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的结果。

汉语方言中的“口水”和“唾沫”

[参考文献]

- [1]曹志耘 2011 〈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
- [2]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辞典编撰处 1989 《汉语大词典》(第三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3]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0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 [4]Hayashi, Tomo 2009 “Introduction to the PHD System”, 收入岩田礼编《汉语方言解释地图》(*The Interpretative Maps of Chinese Dialects*), 白帝社。
- [5]李圃主编 2002 《古文字诂林》(第七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
- [6]刘新中 2007 《广东、海南闽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 中山大学博士后学位论文。
- [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 1978 《国语·郑语》, 上海古籍出版社。
- [8]许慎 1963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 [9]余乃永 2008 《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定稿本),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 [10]岩田礼编 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The Interpretative Maps of Chinese Dialects*), 白帝社。
- [11]岩田礼编 2012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续集) (*The Interpretative Maps of Chinese Dialects, Volume Two*), 好文出版社。
-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5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商务印书馆。

Lexical Forms of “Saliva” and “Spittle” in Chinese Dialects

Xu Jian and Ray Iwata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distinguish the lexical forms of “spittle” and “saliva.” For “spittle,” the lexical form “tuo 唾” has been used ever since Pre-Qing 先秦 epoch, and it has been broadly preserved in the Northern Guanhua (Mandarin) area. For “saliva,” the form “xian 涎” is the oldest among all, and “chi 齜” maybe newer than that. The various forms belong to “han 颌” type is contiguously distributed in North China. The forms “koushui 口水,” (lit. ‘mouth water’) which changed into “zuishui 嘴水” by the synonymic substitution, may be a product of relatively recent lexical innovation occurred in Jianghuai 江淮. Southern Chinese dialects tend not to distinguish “spittle” and “saliva” lexically. The forms “lan 澜”, “tan 痰”, and “chan 馋” may derive from “xian 涎”.

Keywords: Saliva, Spittle, Contrast between the northern dialect and southern dialect, A-B-A distribution